

古今人物論第十七卷

蒲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琬

韋

曹操

元尹起莘

自董卓肇亂催汜交攻天子奔走荆棘中未聞曹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修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少塞臣子救君父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操之無君罪不勝誅矣

評 帝在洛陽則猶爲其主遷帝於許則將玩弄于掌股中

無君之罪信不容誅

魏武吊文

晉陸

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卽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嘆息傷懷者久之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畀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

區之末光於四表者翳乎葛爾之士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於
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噫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
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
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
不當效也善平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約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同乎盡者
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幾乎密與又曰吾媼好妓人皆著銅雀臺於堂上施八尺牀施
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
銅雀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

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其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勿違不具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

曹操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何如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故臨死諂諂作

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操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諛諛一日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寔以天下貽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耳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卽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員枕瞰野葛至尺

人物論

卷十七

許飲鳩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矣

評 曹操生死心事盡爲司馬元城看破前此未有識之者

曹操

明穰敏政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卽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其拒紹于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之計一行則

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
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
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
關羽之取襄攻桓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都以避其鋒銳
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爲之所而況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
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爲之主
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
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魏論

明郭子章

操之姦不之篡萬世人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篡逆之賊

羿莽不保其元祿溫不昌其脩而魏歷五主高國五十餘年立
德仲謀叛業未幾禪庸登廢遽殞家問而不植之交灼爍千古
獻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禍淫至魏而爽乎愚嘗獄究曹氏父
子於不可原之中差有可原者羿莽身爲大臣首禍人國謀篡
神器漢之禍非操首乎兆於常侍煽以黃巾烈於千里草燎於
術布諸兇操剪滅芟拔民稍安輯謂操乘亂而苞禍心則可謂
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卽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北面竊
安漢之號以標其墓說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
賢乎不畏名義如羿莽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不無從末滅獨炎
灰已燼山陽猶寤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唐昭之

弑猶爲彼善於此使不當時終臣節蓋父愆外召立德孔明共
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
曹瞞分香賣履之詐可飾爲真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甘爲
篡逆故司馬氏父子之姦大惡不之篡而奪之也不兄弟父子
之智且文天子操之不篡而昌之也或曰操篡以心不篡以迹
春秋誅心操爲首賊嗟乎行盜者終與操謀而未行者殊科操
雖劇盜猶未行也天蓋有以權之矣關雲長惡惡極嚴華容相
遭不發一鏃司馬公是非最公帝魏繼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
無足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評 謂稍從未減則可耳

曹操

明王世貞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已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奪而又陽郤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篡矣當獻帝時董卓肇蠻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擢陷廓清寓宇奠乂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狠其嗜狐其態屠戮忠舊敖廢儀節於至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博

國於桓立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評 操曰吾以臣道終巧於欺人然親弑后辱主則又其拙巧不能逃其拙也末言曹丕劉裕則亂賊者懼矣

劉放孫資

明劉鳳

放資並以竒謀秘計內典機要外綜軍國於時兵爭方構強弱勢縣而能辨袁曹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鄴下羣材可不謂識去就之分乎以操之雄猜沉鷲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參決非明智而能然乎苟或賈逵一時之賢其所題品未嘗失也一見深賞

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畫之士爭願進用而從容造膝受任腹心更歷三世益簡寄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間隙之構終不相染故其密慎歟討伐之議時有所建驅馭將率各盡其用其於功名亦有所樹矣雖管中畫而能讓事勸與羣下參畫有譴過輒爲引分滿寵徐邈皆公諒不阿能爲開解譖毀此豈憑恃作威者乎於昔所妬害者既無纖芥卒薦達之是寬身之仁也不賢者能之乎特以持祿或過骨鯁似乏使剛方之士以嬖臣相遇慨亮之論以恩倖見黜甚哉君子之於進退其可浮沉自容隨世無所取舍哉至謂景初之際末命咨度繆於所付以啟大釁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抑近

私可爲鑒矣

荀彧

南宋范曄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已任期紓人于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遘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者

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荀彧

唐杜牧

荀文若爲魏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
令許還比楚漢成皋凡爲籌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
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譬之教盜
穴牆發櫃多得金玉已縱不與同絜得不爲盜乎

荀彧

宋蘓轍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
曹公不能平以致於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識之未究或以
爲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

郡致其算略以擁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刼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念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方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評 文若從曹志已任曹曹不爲漢文若豈不知耶九錫之死非死漢也盡之矣

荀彧

明汪道昆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配蕭韓稱爲三傑而後世肆之無改議焉或何人斯乃侈然以是擬之嗟嗟此操之逆節已孳甲於任或之始矣想操心以帝獻不綱是卽亡秦子嬰而文若奇才智計庶幾哉子房策略也吾將以興漢高皇之駿業佐命元勳非或伊誰是故一接而帖喜之甚揚詡之深司馬之命且下矣不然古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也而必顯顯於子房比倫係以吾之一言何哉雖然老瞞漢賊無容喙矣獨怪文若聞操子房之比不少醒悟而栖栖其幕下爲之效籌畫甘心焉則是顯以子房自視高祖視操子嬰視漢天子矣或詎得爲漢室純臣

乎而諛其從操陷于不知也卽置百喙其何說之辭

評 文若有知當復愧死

荀彧死漢室

明陳 陟

荀文若翩翩濁世之名流也爲曹氏謀臣定天下半而卒飲藥以死君子悲之曰荀彧死漢室而或者數之老姦謂直以此一孟藥逃萬世春秋斧鉞也余採一家之論而察其本文若非無志于天下者也始病于智而終不得成其忠也夫文若八龍子弟其乃祖乃父皆爲當世豪傑謂其全無輔漢之志乎不然矣獨怪其不當以此匡復之業望之曹氏也彼徒見其英雄大略鮮有其傳而初不評之月且也故曰諛諛焉以大略大德大義

八勿論 卷十七

九二 養真堂藏板